

史海钩沉

梁启超的“怪脾气”

钱永广

梁启超的脾气很怪，他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师，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，专门请他做主持人。婚礼开始后，谁知梁启超说的话让人大跌眼镜。他说：“志摩、小曼皆为过来人，希望勿再做过来人。徐志摩！你这个人性情浮躁，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，你这个人用情不专，以致离婚再娶。陆小曼！你要认真做人，你要尽妇道之职。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。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，离过婚又重新结婚，都是用情不专。以后要痛自悔悟，重新做人！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！”

本来，徐志摩、陆小曼夫妇因为敬梁启超是名人泰斗，请他主持婚礼，本想借他盛名以振声威，没想到他一上来就发脾气，劈头盖脸一番教训，这一番不留情面的讲话，真是一语既出，满座皆惊，使得徐志摩当场向梁启超求饶，让他给自己留点面子。

对徐、陆二人结婚，梁启超并不看好，所以说的话难听也在常理之中。但是他作为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处理自己的感情纠葛，同样也让人觉得很奇怪。

1899年底，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，赴美国檀香山。一位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。家宴上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，她是侨商的女儿，叫何蕙珍，芳龄二十，从小接受西方教育，16岁便任学校教师，英文极好，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，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。多年来，梁启超除了妻子李氏外，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。这期间，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，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、思念和无奈之情，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：“颇愧年来负盛名，天涯到处有逢迎；识荆说项寻常事，第一知己总让卿。”

可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，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，结束了这场苦恋。后来，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，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。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招待何蕙珍，她只好怏怏而返。梁启超妻子李氏病逝后，何蕙珍又从檀岛赶来，想与他再续情缘。但梁启超仍然婉辞，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、《京报》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“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”。

梁启超的怪脾气，还表现他特立独行的个性。1926年3月8日，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，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点，诊断为瘤。手术后，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，但不是恶性肿瘤，梁启超却依然尿血，且查不出病源，遂被复诊为“无理由之出血症”。一时间舆论哗然，众多社会名流也帮助梁启超说话，矛头直指协和医院，嘲讽西医“拿病人当实验品，或当标本看”。

那些社会名流本是要替梁启超说话，指责协和医院的医德，可他却却不领这些名流人士的情，毅然在《晨报》上发表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，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，并申明：“我盼望社会上，不要借我这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”。

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人，但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怪脾气，才成就他作为一代大师的学问和品德，令后人由衷敬仰。



夕阳下的骏马(摄影) 孙建辉

小周是收废报纸的时候跟徐亚男认识的。小周人眼色活，口甜，逢人必叫老师，不管是不是老师，他一律称老师。小周到徐亚男所在资料室收旧报纸，一见面就称她“徐老师”。他说：“徐老师，以后家里有啥脏活儿你让我来，我会给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”徐亚男也只不过是一摞旧报纸，见他如此热情，就说：“你家是哪儿的？”小周说：“西南，离梅陵不远。”徐亚男说：“说不定咱还是老乡啊？”小周说：“是呀，咱是帮边老乡。”徐亚男说：“人家都说你身上有股塑料味，我怎么闻不到呢？”小周说：“净瞎说，我天天冲一遍。”就是这句话，让两人亲近起来了。

徐亚男在“农科大”资料室工作，那里有的是报纸。以后一来二往的，两人就熟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两个人都在人们的“眼风”里淘生活，话就越说越投机。再加上小周在“农科大”待的时间长，又到处跑着收破烂，对周边的情况非常熟悉。张家长、李家短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有一次，他见了徐亚男，很突兀

远处，隐隐约约的戏声传来，一漾一漾地灌进澧水白的耳朵里，她就想起了戏台。戏台远在十里开外。澧水白不能看戏，只能看羊。

河，从天边扯来，又向天边扯去。在澧水白眼前，河就是一个大看台，羊就是戏子。羊白云般，一步一簇草地在河滩上移动。时而，羊清亮清脆地叫着，如蒙蒙细雨沐了河一遍。

春天的阳光很有味道，澧水白和羊玩得也很有味道。澧水白给公羊戴柳条编的帽。澧水白说站住，羊就站住了。澧水白说别动，羊就不动了，老老实实让澧水白戴帽。帽子刚一戴上，羊便使劲摇头，羊摇头是想吃柳叶。柳帽柔柔的枝，密匝的叶绿得煞眼。羊眼瞪得大大的，头摇摇如拨浪鼓，可是摇来摇去，那一团绿始终没吞进肚里。羊就对着澧水白叫，叫了也叫，澧水白不理，澧水白只是嘻嘻。公羊就认命了。澧水白把鞭子往空中一甩，如礼炮般地响，澧水白冲着那有桂冠的公羊喊了声大公爵，礼仪算完毕了，然后就望着大公爵吃地笑了。

澧水白给母羊扎辫子，辫子上有一朵一朵好看的花。套在母羊头上，羊头低了低，再低了低，瞪着眼睛很柔地朝澧水白咩咩叫几声，很快就顺从

文化漫笔

樱花烂漫

韩心泽

古树名木13株，小灌木、野生花卉、药用植物和岩石植物随处可见，被誉为全国树木园。满目佳木葱葱郁郁，满园花草恣纵摇曳，就连学生的住宿区也以花木特色区分，以桂园、枫园、樱园、梅园命名，暗合了武大校歌所唱：“百年沧桑，弘毅自强，根深叶茂育桃李，满园芬芳。”或许，大学者，不仅要有大师授业解惑，也要有良好的生态陶情怡性，才能培育出真正有情怀的英杰俊才。

武大另一特别之处是厚重的历史感。这种感觉来自于建于清末和民国的各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，不管是重檐四坡玻璃盖顶的老行政楼，还是飞檐画角与西式回廊相结合的老图书馆，都在繁枝密叶掩映中，境象古朴典雅，大气俊逸。对这些早期建筑，武大大多数时候只根据教学需要，对内部设施进行装修配置，由着绿瓦灰墙被时光磨损，被岁月斑驳。然而，武大虽尊重历史，绝不拘泥于历史。26栋早期建筑虽已列入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名为行政楼的依然用于教学管理，名为

图书馆的依然用于藏书和开办讲坛，由三座罗马券拱门连起四座单檐歇山山城楼的老斋舍，气势宏伟、巍峨壮观，也一直是学生日常宿舍，国内不少文保单位，因不再实用只能供为历史标本，而在武大，国宝级的历史建筑还在滋养着学子们的青春时光，学子们求是、拓新的青春，则持续滋润、延续和光大着这些厚重历史建筑的文化根脉。

心里感慨着武大的随性包容、格局阔大，也遗憾着或许待未开花的樱花要截流下我的一怀情思。没想到3月13日，到武大的第五天早上，樱花枝头就绽开朵朵或素洁或浅粉的小花。到14日，樱花大道上的樱花已仰视如浮云，俯视若落霞，既有素颜缱绻的淡雅，又有云蒸霞蔚的壮观。其实武汉可看樱花的佳处很多，为什么武大樱花最出名？正是此处的樱花，开始时是日本人据武大为司令部时为抚慰伤兵思乡之情而栽植，是国耻与美丽的纠结与郁结。但樱花树只有三十年左右寿命，日人当年栽植的樱

花已经尽绝，如今武大的各类樱花，有的是东瀛赠送，是主动伸来的橄榄枝，有的是武大师生自己栽培。武大圈占得下珞珈山，涵养得了东湖水，怎会容不下几树樱花？

樱花开放时纷纭盛大，却又花期短暂，据说还不会衰败便零落，娇顿时就会花雨成阵，让人心生春光珍贵、人生自惜之感。但我们刚好在樱花花期最盛的15日离开武大，正可把樱花最美时的红颜留在记忆带走，这样对武大的回忆就总能美好如初。

樱花大道下还有一架斜坡，是武大特辟的情人坡。坡上各类常绿树木亭亭成林，各色争春之花妩媚娇柔。几条鹅卵石或青石铺就的小径穿过芳林佳卉幽曲通向樱花大道，小径旁则散放石凳石椅，任由学子或游人或坐或仰地读书聊天或轻轻依偎。“芬芳馥郁今最美校园，今夕何夕今最美时光”，难怪武大校友窦文涛曾言说，武大的环境这么优美，大学四年不谈一次恋爱是很遗憾的。



飞鸟迎春图(国画) 邢玉生

新书架

《18岁那年发生了什么》最受关注的成长治愈类小说

王俊艳

18岁对大多数女孩来说，只是冰淇淋与小鲜肉的区别，只是今天穿什么和明天去哪儿玩的选择。但对美国女孩夏莉来说，18岁她要面对的却是天堂或地狱的际遇，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冷漠以对，好朋友爱丽丝也离开了她……青春的苦闷让18岁的夏莉迷茫而混乱，她在美好的时光里面临着极不可思议的际遇……

我们每个人都从年少时走过。他人的否定和对自我的怀疑，会把我们送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。然而我们终将明白，所谓“好”与“坏”，所谓“对”与“错”不过是硬币的两面，而你做的正确选择，就是抛开它！该书特别打动人心的是

它能够让我们回望自己的18岁，重遇那时懵懂与莽撞、脆弱与失望交织的自己，然后笑笑说：没关系，一切都过去了。

作者凯瑟琳·格拉斯哥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，她喜欢在一家门廊里有猫出没，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的二手书店里，淘金般地去筛选心仪的旧书。本书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写作共耗时9年，前后修改了14稿，书一上市就迅速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。占据美国亚马逊青少年类阅读榜单首位长达半年之久，被誉为年度最受关注的成长治愈类小说，纽约公共图书馆青少年阅读类年度荐书。

微型小说

凌空

陈洪涛

鞭子一响，澧水白封母羊为公主。澧水白给公羊一律戴柳帽，母羊一律扎辫，完了看了看自己的杰作，心花怒放了。高兴了就想想自己的角色了，自己是什么角色呢，是皇上还是公主。管他呢，今天自己就当皇上。那谁是爱妃呢？澧水白支起下巴想了想。公主就当爱妃吧！这样定了，澧水白抱了公主，把脸凑到公主脸上亲了亲：爱妃，你可要母仪天下哦。公主马上很温柔地把头往澧水白身上蹭了蹭，又对着澧水白咩了两声。澧水白又吃吃地笑了。

澧水白赶着羊群行走在村子里，村上就有了穿梭的白云。人们见了，夸她的羊好阵容，能玩杂技了。戴个柳帽，扎个辫就能玩杂技？澧水白不禁又吃吃地笑了。

后来澧水白真碰到一个演杂技的。他就是河西鸢歌社的武生。武生有着河水一样明亮的眼。武生用那明亮的眼瞟了羊群一下说，这不好

玩，我给你来个绝活，保证够演马戏条件的。澧水白的眼也跟着亮了。澧水白看着武生就像是在看这群可爱的羊。武生抓一把草，在公羊眼前晃动，草忽左忽右，羊头忽左忽右，草忽高忽低，羊头忽高忽低，不一会儿，羊竟立着吃武生手中的草了。

看到了吗，就这样拿草驯羊。澧水白拍手，说，好。恰巧那阵子武生歇班，天天陪澧水白驯羊。一日路过一群人。武生喊着说摇头摆尾，羊摇头摆尾。武生喊直立，作揖，羊直立，作揖。武生喊凌空搏击，羊凌空而起，犄角白光闪闪，眼里透出一阵难得的尊严。一圈人喊好，一个又一个掌声响起。

后来，武生又随团走了。武生走时给澧水白一个千里眼，说是在杀鬼子战场拾的。鬼子是鬼么？鬼子是人。

为什么杀他呢？因为坏。怎么坏法？杀光，烧光，抢光。澧水白听了很是恐怖，不言语，身子痴痴地待着。随后几天，澧水白放羊时好像防狼似地心揪着，夜里也没睡好觉。后来，澧水白发现羊群好好的，周围人好好的，天好好的，地好好的，自己也好好的。好好的澧水白还天天驯羊。

那一年小麦快成熟时，鬼子来了。鬼子见澧水白立刻狞笑起来，花姑娘溜，开始动手动脚。一鬼子抱着澧水白推向岸边水边，澧水白挣扎——大声喊着。白云朝这边拥挤过来，一群小鸟尖叫着飞过。羊停止了吃草，抬起头，蹄子抬起又放下，小尾巴还抖得呼呼有声。猛然，两声亢奋的叫声，大公爵凌空而起，血红的眼燃燃着太阳，凛然的头颅举着尖刀般的犄角捣向鬼子，扑扑腾腾抵下河坡。

一阵鬼哭狼嚎。蓦地，澧水白发现，公主昂然屹立——脖颈上刺着一把长枪，而双角之上别着一颗人头！

一声闷人的长嚎响起，苍翠的河道颤了一下。

连载



周开“天眼”的事深信不疑。其实，有人说，黄河边上有个大眼的收购废品的网店。

徐亚男先是在停车场上找到了“7号车”，然后又悄悄地查到了李德林入住的“308”豪华套房。于是就在“308”房间的对门订了一个房间，也悄悄地住下了。当晚十点钟的时候，徐亚男

趴在门缝儿里看着一个女人进了房间，这才用手机拨打了“110”，举报说：你们赶快来，这里的宾馆有人卖淫嫖娼！可是，当警察赶来后，虽然也强行打开了警察的门，可进去不到两分钟，又一个很狼狽地退出来了。

一直盯着的徐亚男，见警察们不哼不哈地从房间里退出来了。赶忙从对面房间里冲出来，嚷嚷道：“哎哎，你们怎么不抓人哪？你们是干啥吃的？就这么不长不短的，走了？”

那领头的警长扭过身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谁报的警？你报的？”

徐亚男说：“是呀。我报的。”

那警长怒火万丈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谁呀？你是干啥的？信不信，我马上把你抓起来！”

徐亚男说：“这还有假？”

徐亚男说：“大姐，你这不是害人么？家务事你也不能……这房间里哪有卖淫嫖娼的？那是王主任正给李省长汇报工作呢。真的。衣服都穿得好好的……”

徐亚男说：“我不信。”说着，就疯了一样地往房间里闯。一边踢门一边嚷嚷道：“王八蛋，狗男女，给我滚出来！”

警长赶忙拽住她，劝道：“大姐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我们容易么？弄不好要受处分的。”

可徐亚男依旧不管不顾的，在楼道里骂了一个多小时。最后，还是刘金鼎匆匆赶来，叫上李德林的秘书和司机一块，连拉带拽的，硬把她劝走的。

这天夜里，308房间一直静静的，没有任何响动。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徐亚男把李德林从书房里揪出来，一整夜都在很文明地逼问他一句话：“说，那晚，你是不是打野食了？”